

上海上海

SHANGHAISHANGHAI

邓海南 著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上海上海

SHANGHAI SHANGHAI

邓海南 著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 上海 / 邓海南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9.1

ISBN 978-7-5034-2197-6

I. 上… II. 邓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0599 号

责任编辑: 曾小丹 马合省

装帧设计: 林红红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印 装: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80×990 1/16

印 张: 31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第一章

这是1911年的上海。

在这个故事开始叙述的时候，有好几件事差不多是在平行地发生着：

在十六铺附近，一家新式的剧院就要开张了。

在四马路上，一家以说书唱曲作为门面的旧式妓院，随着世风的变化，不得不摘下还涂有一层文雅漆面的“书寓”招牌，直接以出卖色相的“长三”来面世了。

在老城厢的一所客宅里，一位被困在旅途中的神秘老人正在考虑下一步将何去何从。

所有这一切，在起伏动荡的国家大变局面前，似乎都成了可以被忽略的小事。整个十一月，市民们都被武昌起义的消息牵动着。

一大清早，报贩子们刚从报馆林立的望平街上领到报纸，就一头扎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兴奋地穿行着叫卖：“看报看报，武昌起义至今已一月，军政府发表宣言……”这条名震中外和世界呼吸相通的街巷，长不过五六十丈，在它和汉口路的转角，矗立着两座大厦，坐北朝南的是《新闻报》，坐西朝东的是《申报》。但在此刻，传播武昌方面消息最有力的却是《民立报》。在《民立报》报馆外的墙上，刚刚贴出的关于武昌起义战况的大字快报，使得路人翘首，万人云集，交通为之堵塞。最新的消息是：“武昌军政府发表宣言，倡议天下，陕西、湖南、江西、江苏、贵州、安徽……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，满清统治正陷于土崩瓦解之中！”

街角人群中，有两个外地人也在这里探听消息。他们互相看看，又看看街上热闹的人群，表情惶然，心情也惶然。当报贩从身边经过时，叫张荣的那个手里数出几个铜子：“买张民立报。”

报贩看了他一眼：“小银三角！”

另一个叫李富的道：“怎么涨到三角啦？”

报贩白他一眼：“三角就便宜你们了，消息最抢手时还卖到一元了呢！”

李富不满地道：“上海这地方，怎么这样呢？一份报纸，价钱一天一个样，还有点规矩没有？”

报贩不耐烦地：“快点快点，依买不买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，明公公还等着看消息呢！”张荣只得加了钱，买下了报纸，和李富匆匆而去。

和望平街同样热闹的地方是大新舞台，这是当时上海最新式的舞台。与旧

时茶馆式的戏园不同,这个剧场已经有了现代舞台的基本格局。当望平街白天的热闹平息下去之后,大新舞台夜间的热闹便升腾了起来。但为了保证晚上观众席里能抛出足够的叫好声,此刻,台上演员们正在练习着火暴的开打。

大新舞台的老板刘怀仁坐在台下观众席的前排正中,正在指挥着人手把两个新做成的对联条匾挂上两侧的舞台台框。挂好了后,他拍手朝台上喊道:“月樵,潘老板,你来看看这副对子怎么样?”

潘月樵不愧为当时上海挂头牌的武生,一个跟头就从台上翻了下来,站定了一看:“‘舞台小世界,世界大舞台’。好,确实好!这对子谁给你写的,汪笑侬?”

“还有谁?自然是汪笑侬汪大头。你们两个,一文一武,是我大新舞台的台柱!有了你们这两根台柱子,再有了这一副好对子,这上海滩上的戏,就有得我唱啦!”

“刘老板,听说贵公子要从国外回来啦?”

刘怀仁一笑:“我老啦,做不动啦,刘家的生意往后就要靠恭正小儿啦。”

潘月樵说:“好几年不见,我还真有点想他,他什么时候到?”

“船期就在这一两天。”

潘月樵两边一望:“哎,笑侬兄呢?今天挂他写的条匾,他倒不来。”

刘怀仁笑道:“他性情潇洒,不像你持身严谨,今天无事,早被一帮文人朋友邀到四马路上寻开心去了。”

和望平街报馆林立一样,四马路上青楼毗连,这里是上海著名的花街。

一处门楼前挂着一块牌匾:“清和书寓”。后面是一排妓女的艺名。这块牌匾表明了这些妓女身份是书寓先生。但是现在,两个伙计正登梯而上,要把这块原来的匾额摘下来。准备新换上去的匾额就在木梯下面放着,上书“清和坊”三字。

这动静引得几个街头的瘪三闻风跑来:“快点快点,快点去轧轧闹忙。”

“有啥闹忙好轧?”

“依勿晓得,清和书寓改长三了。”

“啥叫长三?”

“长三嘛,就是明码标价,今后这里面的先生不论白天还是夜里,出局一次,一律收洋三元。简单来兮,方便生意。”

“这和过去叫书寓有啥不同啦?”

“叫书寓嘛,就是她们还要面子,号称卖艺不卖身,客人进去是听书的。有多少人喜欢听书啊,真要听书,不如到书场戏园去了。现在改叫长三嘛,就是只要三块大洋,什么都肯卖了!”

清和坊楼上,妓院老鸨桂芳姐和小先生韩如冰正临窗而立,从窗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伙计把那块书寓的牌匾从上面摘下来。下面小瘪三的议论正好传到她们耳朵里。韩如冰心有不甘地说:“桂芳姆妈,这块书寓的牌匾怎么看都比长三好,你真的要换掉它?”

桂芳姐叹了一口气:“我知道,你是嫌长三堂子不体面,书寓嘛,毕竟是听书

的地方,文雅!长三么,直来直去,总有点像人肉铺。可是如今世事动荡,俗人多雅人少,还有多少文人雅客能静下心来听书品味,所以书寓也就开不下去了。做生意的人总要识时务,别家都改了长三,我也只好改,长三总比么二要好吧。”

韩如冰幽幽地:“这么说,书寓先生卖艺不卖身的规矩也要改了?”

桂芳姐不禁摇摇头:“看来我是真把你宠坏了,快把你宠成良家女子了。傻丫头,说是卖艺不卖身,青楼女子有几个是真正不卖身的?只不过要等个好价钱、好买主罢了。”

“这么说姆妈迟早也是要卖掉我的了。”

桂芳姐叹道:“漂亮女人的毛病就是命比纸薄,心却比天高!”

韩如冰的眼泪垂了下来:“早知如此,姆妈又何必请人教我读书唱曲、琴棋书画呢?不学这些东西,也就没有了非分之想,不过是一个活的物件,鸡叫随鸡,狗叫随狗也就是了。可是……”

桂芳姐道:“其实,这个清和坊我早就可以不开了。我家王鼎松王老板在法捕房里已经做到了探长,不缺吃穿用,我享享清福有什么不好?可是我一来是舍不得你们这些从小养到大的女孩子,我要是关了张,你们到哪里去?到别家堂子里去,别家姆妈还会把你们当女儿待吗?再说,我也不想全靠男人过生活,是我指点他发了财,也发了迹,他也说他混到今天这个样子全靠我的帮夫运,现在他帮里的徒弟们见了我也都要恭恭敬敬地称一声‘正宫娘娘’,可是我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饭碗心里才稳当。”

韩如冰恳求地:“桂芳姆妈,你就不能不改长三吗?”

桂芳姐:“既然要做这门生意,总是要能赚钱才行,不能赔钱吧?妓院毕竟是妓院,不是书院。像你这样把一门心思都放在说书唱曲弹琴下棋上的书寓先生,在上海滩上也快成为绝唱了。”

韩如冰低眉道:“这不都是姆妈刻意培养的吗?”

桂芳姐又叹口气:“看在我们母女的情分上,我就破一个例,让你当清和坊最后的一个书寓先生吧!”

韩如冰的眼睛抬了起来:“真的?”

鞭炮响起。长三堂馆“清和坊”的牌匾,代替了原先的“清和书寓”。

上海老城厢中的某一宅院里,老太监明公公从外面回来的张荣手中接过报纸,看了一下,叹道:“大清啊,这回可是真的撑不下去了!”他叹息时的表情,更显出了他风烛残年的晚景。

张荣问:“明公公,我们还去武昌吗?”

明公公看他一眼:“还能去吗?”

李富问:“那我们回京城?”

明公公思考着:“看这架势,等我们回去,大清这棵树也倒了。树倒了,我们这些猢猻还有好果子吃吗?”

张荣问:“现在困在这上海滩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我们怎么办呢?”

明公公沉吟半晌,吩咐李富:“你再去一趟望平街,把各种报纸每样都买一

份来。”

李富应诺出去了。明公公从他睡觉的里间拿出一只小箱子放在桌上，对张荣道：“去看看那小子是不是走远了？”

张荣出去张望了一下，进来回道：“他已经去了。”

明公公问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打发他出去吗？”张荣摇摇头。明公公道：“我有事要对你交代，你心里要有数：你是太监，是我的心腹！他只是个随从，内外有别，懂吗？”

张荣点点头：“公公交代了，我就有数了。”

明公公从腰间掏出钥匙，打开箱锁，掀开箱盖，箱里装着的珠宝一下子耀花了张荣的眼。明公公那只枯瘦的手把珠宝抓起放在一边，下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的是一大叠银票。

他抬眼看着张荣：“知道这里装的是什么呢？”

张荣有些拿不准地：“银票？”

公公点点头：“知道这些银票的数目吗？”

张荣摇摇头。明公公沉吟道：“不算那些珠宝，这是一百万两银子！本来是要送到武昌去的，现在去不成了，就都在老朽手里捏着呢！我们为大清效劳一辈子，连男人的根本都献出去了，如今危难之时，用这些钱给自己留个后路也不为过吧！”

张荣看着他：“明公公说得是！”

明公公仰天长叹：“大清看来要完了，我也活不了几天了。即便是为大清殉葬，死前也得乐和乐和吧？张荣啊，我要带你们出去领略领略这上海滩的风景！”他郑重地指指那只箱子：“不过这件事，只有我知，你知。对李富那小子，必须防着，不能让他知道！”

“好吃吗？”在老正兴菜馆里，明公公面前摆着一大桌丰盛的菜肴，他面目慈祥地看着张荣和李富大快朵颐，自己只是偶尔动动筷子。

张荣边吃边点头：“好吃好吃！”

“比北京的伙食如何？”明公公问。

李富开心地：“说真话，我觉得在上海这地方做个有钱人，比在京城里当个王公大臣活得还滋润。就说这桌菜吧，我在京城办差的时候还真没有吃过。”

张荣掀起一个小蒸笼盖：“别的不说，这可全是又新鲜又热乎的。可在宫里呢，皇上太后的饭从御膳房传过去，早凉了菜啦！再说上海人这东西的做法也和宫里不一样，你看这么小的包子还做了这么多道褶子！”

李富夹起一个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去：“哎哟！”不仅烫了他的嘴，喷出去的汁还溅到了张荣脸上。

张荣一边擦脸一边说：“你小心着点！”

明公公乐了：“这是上海的小笼包子，不能像京城的厚皮包子那样下口就咬。你得先咬开个小口，把里边的汤汁吸喽，再下嘴咬。”说着，自己做起了示范，“你们看，这样，就对了。”

张荣佩服地：“您老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

明公公得意地：“见多才能识广呗，当年我在你们这个年纪，就跟着中堂大人到上海来为宫里办差。上海不是个做官的好地方，可是个做生意和过日子的的好地方啊！”

酒足饭饱后，明公公一行三人便装走在四马路上。路边一家家相挨的妓院，艳帜高张。

张荣很好奇：“这条街好热闹，可热闹得有点儿——不一样。”

李富说：“这是花街。”

“花街？怎么也没见着店面里头摆放花呀？”

明公公笑道：“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六妃，民间没有。可民间有野花盈路，香粉沿街。只要有钱，就可以尽享软玉温香。有时候啊，连皇上爷也忍不住要到民间的花街来偷上一嘴呢！”

张荣懂了：“哦，这儿就是京城里的八大胡同。”

一个龟奴扛着出局的妓女从他们面前走过，那妓女在龟奴肩上朝路人俏笑着。张荣大惊小怪地：“看哪，那个女的怎么骑到大老爷们儿头上去了，成何体统？”

明公公一笑：“少见多怪！这姑娘，是被人叫局去了。”

张荣不解：“叫局？”

忽然李富大叫了起来：“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怎么就这样在大庭广众面前……张挂着！”他瞪大了眼睛，看着街边墙上贴着一大幅香艳肉感的招贴画。

明公公却早已阅尽了世间沧桑：“宫里宫外两重天，京城上海是两块地儿，今后咱们要留在上海过日子，稀罕玩意儿有得你们看呢！”

清和坊内。兰室弥香。

一班来喝花酒的老冶客正围桌而坐。酒已过了三巡，却未见佳人情影。有性急的已叫了起来：“桂芳姐，今天是哪一朵花让我们来品啊？”

桂芳姐轻拍两掌，忽闻一阵莺啭燕鸣之声传来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房外三尺露台之上，一位绝色女子怀抱琵琶，挥弦唱曲，活脱脱一幅美人图。

冶客中的文人孙玉声不禁大呼：“妙呀，妙！如此曼妙女子，怎么在清和坊里从未见过？”

沪上名角汪笑依笑道：“莫不是‘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’吧？”

桂芳姐开腔：“汪老板说对了。这是我一直养在深闺中的小先生韩如冰，今天是小荷初露，艺名还没有取，就拜托列位的文采，给起一个漂亮的艺名吧……”

于是众冶客纷纷献策：琴媛、瑶娥、宝馨等等芳名都抛了出来，桂芳姐却连连摇头：“不好，不好。”

众冶客们正在笑谈，张荣和李富陪着明公公踱上楼来，在边上的一张桌旁坐下，饶有兴味地观赏着这一幕。

韩如冰见冶客们抛出的芳名都被打落，一时间有些冷场，众冶客也面有难

色。便笑道：“诸位先生许是空腹饮酒，一时文思受阻，待小女子唱支昆曲，为诸位提神醒酒，各位定会文思泉涌。”

于是满堂喝彩。

汪笑依悄声对孙玉声道：“好一个聪明乖巧的玉人儿啊！”

韩如冰唱将起来：“春风骄马五陵儿，暖日西湖三月时，管弦触水莺花市。不知音不到此，宜歌宜酒宜诗……”

孙玉声边听边悄声对汪笑依道：“可惜入了妓家，若进梨园，说不定是一块能唱红的好材料！”

汪笑依频频点头。

韩如冰继续唱着：“山过雨颦眉黛，柳拖烟堆鬓丝，可喜煞睡足的西施！”

歌声刚落，众人正要鼓掌，孙玉声便站了起来：“小可愿为姑娘献一艳名。”

桂芳姐：“请孙先生开金口。”

孙玉声得意地：“姑娘芳号，当以‘蓝桥别墅’为好。”

他说出后，众冶客先是面面相觑，片刻后便纷纷反对：“这是什么名字？不伦不类！”

有人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好端端一个妙人儿，怎么就成了桥梁房屋了呢？有伤大雅，有伤大雅。”

桂芳姐也吃不准，试探地问汪笑依：“汪老板，你看呢？”

汪笑依笑道：“海上漱石生是何等人物，说出此非同寻常的名字，必有其非同寻常的道理。”

大家都叫道：“说来听听。”

孙玉声不紧不慢地：“诸位不妨将这别号一拆为二，就可曲尽其妙了。”

“一拆为二？”大家打开了哑谜，满座皆惑。

汪笑依笑道：“在下试解此题，不知对否？前人曾以桥为男女私会之地，君不闻，天上鹊桥，人间蓝桥？戏中便有蓝桥相会的一出。你们看，此姑娘亭亭玉立，芙蓉出水，如此蓝桥一座，不知将勾去多少男人魂魄呀！”

如冰不好意思道：“汪先生取笑了。”

一冶客道：“老汪说得有理。但别墅二字又当何解？似有不通之嫌。”

汪笑依大笑：“别墅者，或宽敞、或小巧，总之是舒适，入住者多亦善哉，少亦善哉！”一番话说得大家拍掌大笑，齐声叫好。

桂芳姐也叫好。对韩如冰道：“那么，你就以蓝桥别墅为号吧。”

韩如冰含羞道：“妈妈说好，女儿只有遵从。只是我这别墅，可不是乱住人的……”她说不下去，羞得退了下去。

众冶客也大笑散席。

这边曲终席散后，那边明公公仍坐在那里不动。

桂芳姐上前招呼道：“这几位客官不像是本地人吧。”

李富傲气地：“你还挺有眼力，我们是从京城来的！”

明公公摆摆手：“别摆架子。这地方不问你是京城的还是县城的，只看你有没有银子。”他看着桂芳姐。

桂芳姐道：“客官说得对，就是拉黄包车的，只要出得起银子，到这里来了，我们也满足他的要求，让他开心。不知客官有什么要求？”

李富说：“我们老爷相中了她。”

桂芳姐环顾左右：“谁？”

李富说：“装什么傻，就刚才唱曲的那一位，叫什么蓝桥，什么别墅的。”

桂芳姐问：“客官是想点那位姑娘唱一曲？”

张荣说：“不是唱一曲，是我们老爷相中了她，要带她回去侍候我们老爷一段日子。”

桂芳姐看了看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，她的笑脸板了起来：“不行，我女儿不做皮肉生意。”

张荣被堵得一怔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明公公慢声慢气地：“外面分明挂着长三的牌子，却说不做皮肉生意！”

桂芳姐看着他：“别的姑娘做，这位小先生不做。清和坊里，四马路上，姑娘多得是，燕瘦环肥，喜欢什么样的可以随便挑。”

李富口气很硬：“可我们老爷就是看中了这位姑娘！”

桂芳姐口气也很硬：“看中了也不行，书寓的姑娘不卖身，这是青楼行里的规矩。”

明公公招手要张荣把耳朵凑过来，对他小声说了点什么。张荣抬起头来说：“书寓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书寓的规矩！”

桂芳姐说：“我们这位姑娘可是个还未开过苞的‘小先生’，你们老爷是要点大蜡烛吗？”

张荣不懂：“点大蜡烛，什么意思？”

桂芳姐不屑地：“点大蜡烛都不懂？”

明公公冷冷地：“他不懂，我懂。”

桂芳姐看了看明公公，不无嘲讽地：“你懂就好，既然要点大蜡烛，也还不知你这盒火柴行不行？”

明公公忽然提高了腔调：“我对点不点蜡烛没有兴趣，我只是想把这位姑娘当做一根蜡烛，给我这行将入土之人照几天光明！”

“这位老爷的意思是……”桂芳姐问。

“我想要这位姑娘陪我几天。”

“老爷是想要包她？”

明公公点头说是。

“价钱……”

“你定！”

明公公的气势明显压过了桂芳姐一头。李富顿时神气了起来：“就是，天下哪有有了银子还包不到姑娘的事？你就开个价！”

桂芳姐说：“也罢，姑娘迟早要出嫁。我这就叫人收拾别院，迎老爷住进来。”

张荣一摆手：“你知道我们老爷是什么身份，怎会住到你这里来？”

桂芳姐不解：“怪了，那你们要怎样？”

“给姑娘备轿，送到我们老爷的住处去。”李富说。

“这不行吧，青楼有青楼的规矩。”桂芳姐说。

“老爷有老爷的脾气，老爷说了的话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。”李富仗势欺人。

桂芳姐上火了：“你们是来赏春的还是来闹事的？小心我叫巡捕房来抓人。”

明公公一声冷笑。桂芳姐不禁有些心虚：“你笑什么？告诉你，法租界巡捕房的王探长就是我的当家。”

明公公冷笑道：“此地是租界不错，地是租给洋人了，可你们并不是洋人，还是大清的百姓。对吧？”

张荣打圆场道：“你知道我们老爷是什么人吗？只要给上海道的毓道台说一声，道台府马上就会派人来抓人扒房子，你信不信？”

桂芳姐有所收敛：“那好，你是官家，我们小百姓惹不起。不过你听好了，书寓里的姑娘也有外出宿夜的先例，不过那价钱……你们要是出不起的话，就别怪我赶鸟儿出笼。”

8

明公公一摆手，张荣会意，掏出一张银票。

“做生意，谈价钱就对了。你开的价不会高过这张银票吧？”明公公说。

桂芳姐看了一眼银票，识趣地：“老爷确实出手不凡。”

“那好，李富留在这里引路，天黑时分，就把小姐抬过来吧。”

明公公说完便起身离开了。张荣跟着他出去。桂芳姐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想：这是个什么人物？

夜晚。一顶小轿停在清和坊门口。桂芳姐和韩如冰从里面走出来。

韩如冰不情愿地：“姆妈，我非去不可吗？”

桂芳姐无奈地：“人家点的就是你，银票已经押在这里了，我也不能为你破了行里的规矩。青楼里的姑娘，迟早总要有这一天的。”

李富在一边不耐烦地：“啰唆什么，还不上轿快走？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人匆匆跑过来，对桂芳姐说：“正宫娘娘，府上出事了，王老板在巡捕房有事脱不开身，要你赶快回去！”

桂芳姐把韩如冰送入轿里，拍拍她的肩：“你就去吧，那个老头来头不小，你一定不要拗着他！”

轿帘合上了。轿子被抬起来，跟着李富走了。桂芳姐目送着轿子离去，转头问来人：“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来人回道：“徐福生带人去抢土，回来却少了青浦志生，估计是携货私逃了！”

桂芳姐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这个徐福生，手脚是越来越不干净了！”

法捕房探长王鼎松的弟子们齐集在他公馆的厅堂里。

顾业成把抢来的烟土码放在桌上，向刚刚赶来的桂芳姐交代刚做完的一笔生意：“货都在这里了，请师娘过目、点数。”

桂芳姐问：“人和货都全吧？”

大头目徐福生笑道：“娘娘放心，都全的。”

桂芳姐环顾着左右。忽然她脸色一沉，目光直射徐福生，问：“人、货都全的，那么青浦志生人呢？”

徐福生吞吞吐吐：“噢，他呀，我看见他背了一袋土乱跑，会不会是迷路了？”

桂芳姐目光逼人：“你的人那么容易迷路吗？”

徐福生见给桂芳姐看出了破绽，连忙道：“我去把他寻回来。”

桂芳姐喊住他：“寻个人还动不着你的大驾吧？”她环顾着这一群人，“你们谁能去把他给我叫回来，让我问问他到底是迷路了，还是迷魂了？”

她的目光最后落在顾业成的脸上。

顾业成受到鼓励，站出来：“我去！”

桂芳姐对他说：“你坐我的马车去，能不能追回来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”

顾业成点点头，转身要出去，又被桂芳姐叫住：“等等，”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朝桌上一放，“带上这个，他要是识相，就送他去西天！”

顾业成拿过手枪，朝外便走。

他跳上等在公馆门口的马车。车夫问：“往哪里？”

顾业成略微一想：“一定是往十六铺方向去了，快追！”

夜路上。马车疾驶。顾业成借着车灯投射出去的光，向黑漆漆的街道两边巡视。不久，果然发现前面有一个身影，躬着背在前行。那个人听到了身后马车的声音，不安地回头探视。

车夫叫了一声：“就是他！”

马车冲了上去，顾业成不等马车停稳，就跃到那人面前站住，挡住了他的路，但说话却是十分的客气：“志生哥，得了手就不辞而别，这样不好吧？”

青浦志生板着脸反问他：“啥人派你来的？”顾业成慢声慢气地：“桂芳姐，正宫娘娘。”

青浦志生一听，先是一怔，随后便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，推开顾业成，背着那袋烟土向前直奔。顾业成抢前几步，掏出手枪抵住他的胸口，动作果断坚决，但口气却依然很缓和：“志生，你是青浦人，我也是青浦人，我是来办桂芳姐交的差。你跟我回去，不要让我为难。”

志生看着他黑洞洞的枪口，不动也不响。

顾业成看着他：“算你帮我的忙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会叫你吃亏。”

马车到了面前，青浦志生不得不上车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顾业成对垂头丧气的志生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自己没有这个胆子。都是青浦人，我可以帮你逃过这一劫，但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。是谁？”

志生只得实言相告：“是徐福生。他说揩点油水，得来好处大家分分，没想到失风了。”

顾业成说：“不是第一次了吧？”

志生沮丧地点点头。

当他们回到王公馆时，王鼎松已被桂芳姐从巡捕房叫回来了，他脸色严峻地坐在中间，显然刚对待立在一边的徒弟们发过火。

顾业成带着志生一进门，王鼎松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怒气冲天：“你这个刁码子，真是欺师灭祖，在我身上也要捞锡铂灰，你不要命了？”

青浦志生浑身颤抖，一下子跪了下来。

桂芳姐坐在一边，眼睛直盯着他：“是你私自把糖年糕偷走的，还是替别人做嫁衣裳……”她的眼角斜视着徐福生。青浦志生支吾着，惶恐地望望一边的徐福生。

以打打杀杀著称的徐福生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。

出乎他们的意料，顾业成站出来代为回答道：“我在路上盘问过了，志生哥是上了土行的当。”

桂芳姐冷冷地：“这么说不关别人的事啰？”

志生连忙点头：“都怪我自己不好，确实是上了土行的当。”

众人都松了一口气，知道这是顾业成在代志生讨情，又给徐福生放交情，否则供出大头目徐福生，事情会不好收场。王鼎松也松了一口气，却厉声命令道：“福生，家有家法，帮有帮规。你的人犯了规矩，就由你来发落！”

这既是在暗中放了徐福生一马，又是在明处当众给他颜色看。徐福生不得不听令，硬着头皮去抓志生。

这其中奥妙桂芳姐早就看在眼里，当徐福生故露凶相要推志生出去时，她叫住他：“回来！”接着慢悠悠地吩咐道，“念他初犯，放他一马吧，把他赶出王公馆算了。”

徐福生一脚踢倒青浦志生：“还不快磕头谢恩？”

青浦志生赶快磕了头，逃了出去。

这时候顾业成大胆站出来求情：“师父，娘娘，刚才在车上志生已有悔意，他家里穷，小因多，才一时糊涂犯了帮规，以后日脚恐怕很难过，万一……”

王鼎松哼一声。聪明的桂芳姐却顺水推舟：“好吧，看在你有功的面子上。”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钱，数也不数，交给顾业成：“你去给他，就说王老板吩咐：他不配在上海滩上当光棍，还是回青浦乡下去过安分日脚好。要他记住，千万要安分，要是说出王公馆什么话去，下次就决不饶他了！”

顾业成说：“娘娘放心，我明白的。”

顾业成在王公馆大门外追上去，青浦志生回过头来，惶恐地看着他。

顾业成慢慢地把钱交给他，叮嘱道：“守牢自己的嘴巴！这些钱是我帮你从正宫娘娘那里讨来的，先拿去用。”

志生一下子给顾业成跪了下来：“阿成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！”

顾业成扶起他来：“先回去吧，你领我的情就好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把你找回来！”

这一边厅堂里，桂芳姐话中有话地说：“福生，依我看，你是用错人了！”她转向王鼎松：“鼎松，你是不是也用错人了？”

王鼎松狠狠地盯了一眼徐福生。徐福生低下头去，额上沁出冷汗。

桂芳姐步步为营，用商量的语气说出她早已想好的决定：“看起来，这副担子，福生一人挑不起来。从今天的事情看起来，这个阿成倒不简单，我看可以让他来轧一脚，帮衬帮衬？”

王鼎松出了一口气：“也好。”

这时候顾业成进来复命：“师父，师娘，我叮嘱过了，他不敢乱说的。”

桂芳姐当众问王鼎松：“你说，凭阿成今天办事立功，是不是应该给他赏赐？”

王鼎松以手抓腮：“现在我这里正是用人之际，当然是要赏了，不过赏什么好呢？”

桂芳姐提醒他：“我们不是还有一处房子空在那里吗？就赏给他单门立户好了！”

她这样说了，王鼎松也不好当面驳回：“那就依你吧。”

顾业成倒身拜下：“谢师父抬举！”

桂芳姐道：“我还有东西要赏你！”她让人把一个小藤箱放在他面前：“打开吧。”

顾业成小心翼翼地打开箱盖，里面竟是满满一箱银元，耀花了他的眼。

就在这个夜晚，一顶小轿把韩如冰抬进了一座幽深的宅院。轿子落地。李富掀开轿帘。韩如冰走出轿子，在半透明的红盖头下环顾四周。

宅院里张挂着红灯笼，正中的厅堂里燃着红烛。但令她奇怪的是，整个宅院没有一丝生气，不像是一个正常人家。

当轿夫被打发走以后，整个宅子里除了她只剩了三个人。两个仆人和一个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者。那个白天她隔帘见过的老者正在屋里等着她。

张荣把她引到老者面前，退出去。

这就是要给她点大蜡烛的洞房吗？

老人上前揭去了她头上的红帕。她抬眼看着眼前的这个老人：银发，无须。骨相透出一些仙风，面孔上分明又浮着俗气。他的目光似乎是和善的，但笑容中却又渗出凶狠。

那老人问她：“你怕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：“怕。”

老人说：“你不用怕，我打听过了，你是个苦命人，我呢，一样，也是个苦命人。所不同的是，你沦落在娼门，我沦落在宫城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

韩如冰惶恐地问：“是你要给我点大蜡烛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我说过了，我点不了你的大蜡烛。只不过是想要把你当成一根红

蜡烛，点上，让老夫借一点光。也在这上海滩上过两天凡人的日子。”

“过凡人的日子？难道你不是凡人，是仙人？”

那老人叹道：“不，是废人！”

韩如冰疑惑地：“我不懂。”

那老人说：“我很老了，是吗？”

如冰点头。

“老没有关系。有的人百岁了还能娶妻生子，但我不能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光太老了，还是个太监！”

韩如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是太监，为什么还要包我？”

老人长叹一声：“你以为太监就一点也不是男人了吗？男人的东西被割掉了，但男人的心并没有被割掉。是男人，总希望有一个可心的女人对他好啊！”

韩如冰：“你认为我会对你好？”

“随缘吧。本来，太监的命就是侍奉皇上和太后，终老宫中。但是现在天下大乱，大清朝气数已尽。就是想安安稳稳地老死宫中也不可能了。实话跟你说，我是奉宫中之命携巨款赴武昌去给军队发饷。可现在前路已断，后路也难回，并且我已身患绝症，来日无多，不得已只能给自己找一条路了。这时候恰巧碰到了你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。”

“缘分，我和你？”韩如冰没想到，缘分竟会是这样的。

洞房墙外。李富搬来一张凳子放到窗下，站上去趴到窗边，准备听壁脚。忽然他身子一歪，跌了下来。他从地上爬起来一看，原来是张荣把他的凳子抽掉了。李富恼火地：“你个太监，你干什么你！”

张荣也恼火地：“你个奴才，你干什么你！”

李富解嘲地：“我干什么啦？有人成亲，我在洞房外面听听壁脚，人之常情嘛。”

“什么人之常情，你这叫犯上作乱！”张荣说。

李富笑道：“你是太监，对洞房里的事当然不感兴趣。可我……”他忽然想到，“可明公公也是个太监，他这个洞房花烛之夜，不知是个怎么过法？”

洞房内。韩如冰战战兢兢地对明公公说：“听老爷的口音，像是扬州人？”

明公公笑道：“正是。你能听出我的乡音，那么你也是扬州人了？”

韩如冰点点头：“那么我和老爷是同乡了。”

明公公顿生一分亲切感：“不过你的乡音倒是听不出来。”

韩如冰：“早些年在上海花界，是扬州帮得势。这些年苏州帮和广东帮得势，场面上不便讲扬州话，就都讲上海话了。”

“看得出来，你是个聪明女孩。像你这样的姑娘，老鸨养了你们是要挣银子的。你挣过大把的银子吗？”

韩如冰摇摇头。

“那我就让你开开眼吧！”他把枕边的一只小箱子拖到床正中，就是那只打

开给张荣看过的箱子，打开盖子来给她看，光是放在浮面上的那些珠宝就让韩如冰大为吃惊。

明公公说：“这些是我带出来办差的钱，还有我在宫中一生的所有积蓄。我离开人世之前，想把它交给一个可靠的人。”

韩如冰惊讶地：“把这么多钱交给别人？”

明公公看着她：“太监无家无后，难道能把这些钱都带到阴间里去吗？”

韩如冰默然。

明公公说：“当然，接受我厚赠的人，也必须接受我的重托！”

韩如冰问：“什么样的重托？”

明公公动情地道：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我虽然是个无根之人，但也不能死了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我得留下点什么，我的这么多银子——不，是家财，得有个人来继承着。我去了势，不能生儿子，可你能生啊！”

“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”韩如冰想。

明公公开导她：“如果你成了我的夫人，不就有关系了吗？我已经想好了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你可以去找相好的，但生下的孩子必须姓我的姓！享受我留下的福气，给我上坟，为我这个断了根的人续上祖宗的香火！我说的这些，如果你能做到，这么多银子就都是你的！”

韩如冰被吓坏了：“不不，我做不到。”

明公公道：“俗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有这么多钱财放在你眼前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动心吗？”

韩如冰说：“不敢动。”

明公公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韩如冰说：“因为你的重托比这么多银子还要重！的确，人大多都是为财而死，但也有为义而死的。鸟大多为食而亡，但也有些烈性子的鸟儿爱飞胜过爱食，虽然漂亮的笼中有食有水，也宁愿撞笼而死绝食而亡。”

明公公叹道：“小女子不简单。我没有想到，一个勾栏中的女子，能够对这样大的一笔财产心无所动。”

韩如冰说：“如果勾栏中女子贪的只是金银财宝，那杜十娘何苦为了一个负心的李甲怒沉百宝箱？”

明公公大为感动：“说得好！说得好！可惜这样的女子不能为我所托。”忽然他脸色一沉：“姑娘，你可知道我是怎样想的吗？”

韩如冰胆怯地：“不知道。”

明公公目光阴鸷地看着她：“我想，或者有人能受我之托，在我死后能给祖宗续上香火；或者我死的时候身边得躺着个女人，二者必居其一。不然的话，我这一辈子也太冤、太屈了！”

韩如冰大惊：“这么说，我如果不应，老爷就要用我殉葬？”

明公公语含威胁：“你认为我做不到吗？”

“能做到。你有这么多银子，别说买我一条不值钱的小命，就是买十条富贵命也能买到。今天我羊入虎口，若想生还，也只有指望老虎的慈悲了。”

“那你是宁愿死，也不愿答应？”明公公看着她那可怜的样子。

“生为无家的孤弱女子，生死但由别人摆布，但曲直总得由着自己的心吧！”韩如冰说着跪伏于地。

明公公大受感动，连忙扶她起来：“起来起来，小姑娘，我是吓唬你玩呢。”

韩如冰惊魂未定地抬起头来：“老爷真是说着玩的？”

这回她看见的竟是一个老人慈祥的笑容：“面对你这样的一个人让人怜爱的羊羔，我就是只老虎也要发善心啊。既然你我无缘，我也不强逼你。但是，包银我已付了，作为一笔买卖，你尽心陪我几天，让我最后的日子过得快乐些，总是可以的吧？”

韩如冰抬起头来，已满眼是泪：“谢老爷恩典！小女子一定尽心。就让我这根蜡烛，舞一曲羽衣霓裳，为老爷养养眼吧。”说着，她褪去外衣，在明公公面前缓缓舞了起来。薄纱衣中曼妙的躯体，在烛光下舞动着。

老太监明公公瞪大了眼睛在看着，他从未看到过如此美妙的景象。看着看着，眼中美人的倩影渐渐模糊起来。他声音疲惫地：“好啊，真好啊。我累了，要歇息了，明天……明天如何安排呢？我带你去看戏，如何？”